

愛情小說與民族秘史

——張小河《愛情日記》序言

何與懷

張小河是現居悉尼的北京人，在澳洲的大學拿了個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澳大利亞紐斯卡爾大學。他讀的博士專業是經濟學，教的專業是經濟學，但他竟然深深鍾情於文學藝術，從學生時代就已開始影評寫作並獲獎項，曾任香港影評協會會員並獲該會影評比賽冠軍，當今作品涵蓋劇本、小說、詩歌、散文和文學藝術評論等領域。現在我桌上電腦擺開的就是他將要出版的書稿。這部包含四個微短篇、六個短篇、三個中篇的“張小河中短篇小說自選集”，書名為《愛情日記》，而《愛情日記》也是三個中篇其中一篇的標題，可見這篇作品在這部書中的重要性。那麼，



張小河博士和何與懷博士攝於2026年1月19日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慶功宴上。

我就圍繞這部作品談一談。

《愛情日記》是一出愛情悲劇，發生在一個美麗純潔癡情的農村姑娘余雪霏和“我”——一個響應黨的號召“插隊”落戶的城市知識青年張春生之間。

張春生落戶的村莊叫“靠山屯”，五十年後，他回到了這個村莊探望，問起余雪霏的事，得知：1978年2月他回城的時候，雪霏的父親右派問題還沒有解決，再加上高考政審沒過，情急之下就得了病。雪霏的母親也在地震的時候受了傷，不久就死了。到了那年年底，雪霏父親的右派問題終於得到平反，政策允許他們回城，就把戶口遷走了。

告訴張春生有關余雪霏情況的是當年村裡黨支部書記現在地方富豪趙雲濤。他把一個類似工具箱的鐵盒子交給春生，說，雪霏走的時候是挺著大肚子走的，當時閒話不少，還有人說就是你這個陳世美的。不過大家都是瞎猜，誰也沒有證據，直到去年知青宿舍的房塌了，在灶台後面的門洞裡發現了個鐵盒子，才算是有了一點線索。

張春生打開鐵盒，裡面整齊地擺放著幾個日記本。封面已經很舊了，但內頁的字跡還清晰可辨。他一眼就看出了，這正是雪霏的筆跡。在昏暗的燈光下，他

徹夜未眠，讀完了從1975年寫到1978年底的這整整四本日記。這篇小說的文字大多摘自這些日記，盡量保持了原貌，只是在每篇日記的前後，特別是在必要的地方，插入了張春生的回憶和補充。

張春生，也就是故事裡的“我”，或者是寫這篇故事的“我”，寫道：

“我因此將此篇文字命名為《愛情日記》，是因為這四本日記才是本書的靈魂，它真實地記載了我們當年的生活，那個困苦卓絕但又真誠勇敢，迷茫莫測卻又豐富多彩的人生，以及前前後後許多應該被我們所忘記却在實際上被大多數人們所遺忘了的往事。”

《愛情日記》又是整部小說集的書名，作為作者，張小河為他這部書特別立了一個“題記”，指出：

本書描述的是和米蘭昆德拉的《人生不能承受之輕》與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幾乎同一年代的故事，但聰明的讀者應該能感到其在社會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並因此引起相應的思考，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米蘭·昆德拉的《人生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與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是兩部世界文學名

著。前者出版於1984年，講述了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後四位主人公在政治環境和個人命運的夾縫中，關於愛、性、政治以及存在意義的抉擇。昆德拉在他這部長篇小說中提出了一個悖論：生命中的“重”，那些最沉重的負擔如責任、歷史的必然性以及肉體的存在，使人們活得真實；而極致的“輕”，如完全的自由、脫離限制、無目的無意義的飄浮，卻會使人的存在變得空洞，輕到窒息。後者即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是他在1987年出版的重要的代表作。這部長篇小說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的日本為背景，描寫青少年在面對成長、孤獨和死亡時的迷茫。性描寫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但它絕非為了感官刺激，而是村上春樹用來探討孤獨、溝通與生命力的核心意象。“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許我們從來不曾去過，但它一直在那裡，總會在那裡。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會再相逢。”這句話充滿了村上式的溫柔的宿命感。

《人生不能承受之輕》可以歸類為愛情小說的一種變體，是一部以愛情關係為結構框架的存在主義小說，當然，也可以說，是一部“被哲學重構的愛情小說”。《挪威的森林》則完全可以稱為愛情小說，而且是典型的“嚴肅文學愛情小說”，屬於帶有強烈存在主義與成長主題的愛情小說。然而，的確，《愛情日記》與這兩部小說在社會文化上的巨大



落差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看來，因此引起相應的思考，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並不一定需要多大的“聰明”。

請注意張小河還有一篇“後記”：《我們今天怎樣寫小說》。他說，現在如果還想寫小說，就首先要解決我們應該為誰寫、寫什麼以及怎麼寫等基本問題。他引用巴爾扎克在其《人間喜劇》的一篇小說中借用人物之口說出的一句話：“小說是民族的野史。”他認為，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為：如果“正史”通常是由勝利者所寫的，那麼文學就必須為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是失敗者、但雖然被侮辱和被損害了卻代表著未來的人們樹碑立傳，讓他們在文學上站起來。而這就要寫出民族的“野史/秘史”，寫出“應該被我們所牢記卻在實際上被大多數人們所遺忘了的往事”。讀了《愛情日記》，我覺得，張博士志向高尚，並切實行之，也起碼是初步實現了。

小說中有這麼一個情節，我讀時竟然淚流滿面。

大年三十，村支書趙雲濤突然傳達上頭命令，要對村裡的地富反壞右進行“突擊檢查”。靠山屯全村只有一個地主、兩個富農、兩個歷史反革命、一個右派和三個壞分子即破鞋。經過緊張的討論，趙雲

濤和當了團支書的張春生以及他們手下的骨幹、民兵制定了具體的作戰計畫：決定兵分三路，實行閃電搜查，爭取打他們一個甕中捉鱉人贓俱獲。張春生這一組負責對付那個右派和兩個富農。他們趁著月黑風高，首先直奔右派的家。

右派家裡是一個簡陋的三間草房。一個民兵用刺刀輕輕地挑了一下，就把大門捅開了。他們發現，東屋睡著右派夫婦倆，西屋則是他們女兒的閨房。當時三人已經全部睡下了。張春生帶著那個背槍的民兵沖進東屋，用槍指著炕上躺著的夫婦倆，責令他們不要亂動。在一片漆黑中，張春生用手電筒照著，在一個家徒四壁的房間裡搜查了一遍，一無所獲。右派男人早就放棄抵抗，一句話也不說，任他們翻箱倒櫃。女人則用被子把頭蒙住，身子一顫一顫地，似乎是在啜泣。另一邊廂，女兒已經起來了。她只穿了貼身的內衣，一件黑棉襖草草地披在身上，戰戰兢兢地站在後面，用怯生生的眼神呆望著。張春生用手電筒照了一下，突然像遭了電擊似的一怔：那原來是雪霏。是雪霏！即使是在如此昏暗的光線下，張春生還是看到了她那滿含著熱淚的幽怨的眼睛中所發出的晶瑩的反光……

（未完）

亦師亦友一君子

——追憶與潘振良總編輯在星島的三三事

八月底，從以前的同事微信群裏突然看到了潘振良總編不幸去世的消息，除了不敢相信之外，也深感震撼與悲痛。總想拿起手中的筆寫點文字表達心中的不捨與懷念之情，但卻一直不敢下筆，生怕那記憶的閘口一打開，悲痛的心中之情就如同缺堤洪水一般奔騰湧出；但時間的流逝卻並不能淡忘，唯有勇敢地面對。

據潘總（我們都一直這樣尊稱他）的兒子透露，父親去世前曾叮囑喪禮要低調盡量不要去打攪到別人，只讓家人和摯友送上最後一程。

他兒子Casey表示：“非常遺憾地告訴大家，我的父親在8月10日過世了。遵照父親的遺願，我們上週與至親舉行了一場小型私人告別儀式。父親已火化，我們已按照他的遺願將骨灰撒入大海。

許多朋友都非常關心地詢問如何表達哀悼之情。由於沒有墓地或紀念碑可供祭拜，我想父親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夠時常想起他，以及多年來我們共同建立的友

誼。這些友誼對他來說一直彌足珍貴。

如果您有任何關於父親的回憶、故事或老照片，歡迎您與我分享。我會好好珍藏。

我的母親現在患有嚴重的阿茲海默症，所以很遺憾，我無法聯繫到父親多年來的所有朋友。如果您認識其他認識我父親但尚未得知噩耗的人，請您幫忙將此訊息轉告他們，我將不勝感激。

感謝您多年來對父親的關心和友誼，也感謝您對他的惦記。”

讀著潘總兒子的這些文字，我的眼睛開始有點模糊了，淚水也抑壓不住從眼角的兩邊慢慢地流了出來：這位我入行以來最敬重的恩師、前輩和朋友，竟然以這種幾乎是超脫的方式去告別塵世，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把生命回歸大自然，把骨灰撒入大海，讓奔流不息的海水帶著他的靈魂、繼續在這個世界遊歷；輕輕地他走了，但他的身影卻永遠留在了我記憶之中——我會永遠懷念他。

當記憶的閘門一打開，那

塵封多年的往事就一一浮現在了眼前：九十年代中我在機緣巧合下開始進入了悉尼的中文媒體，先是在《華聲日報》當了一年多的記者，隨後正式入職《星島日報》，開啟了自己在澳洲的職業生涯；最後被“挖角”入了《澳洲新快報》，兜兜轉轉20多年在中文媒體這塊狹窄的圈子裏面打滾，遍體鱗傷、數度陷入了職場遊戲規則的陷阱之中，才感悟人生的酸甜苦辣與無奈。

儘管職場是如此的曲折艱難，但與潘總在星島相處的那些日子裏卻給我留下了很多難忘而美好的記憶。

記得剛進星島日報的時候有一次跟潘總去卡市採訪，那是當年（1994年）的葡卡（Bob Carr）準備競選新州州長，在Cabramatta的一間中學發表演講。潘總帶著我乘坐地鐵前往，車到站後剛走出通道、迎面走來了一名年輕男子

手上拿著一個紙包，尾隨著我們，嘴上輕聲念叨：“Thirty Dollars”；潘總用手輕輕拉了我一下，示意我不要停下來去接話，一直走。當我倆走出車站外面時，潘總才輕聲告訴我，這名年輕男子剛才是在販賣毒品，千萬不要輕易接觸他們。

事後才瞭解到，當時的卡市有“毒品之都”之稱，市內的毒品買賣汎濫，收取商戶的“保護費”更是當地黑幫的主要收入之一；而稍後不久就發生的槍擊州議員紐曼（John Newman）事件，更凸顯了當地所面臨嚴重的海洛因走私與黑幫問題，紐曼也因為公開反對當地的亞洲黑幫勢力而賠上了生命，這起案件也被視為澳洲歷史上第一起政治謀殺案。

事後，在潘總的指導下我們編輯部也寫出了一篇綜合報道，剖析被稱為“毒品之都”的卡市犯罪根源，深受讀者的好評。

這職業生涯中學習採訪的第一課，正是潘總給我上的，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我還記憶猶新。可惜，恩師已逝，天地蒼蒼、大海茫茫；今後的路、只能獨行。

除了教我如何採訪之外，潘總還特別教我如何給新聞起一條好的標題：除了簡明扼要之外，用詞要貼切、直接，還可以用雙標題的形式，副標題與主標題相互呼

應，讀者只要看來標題，整條新聞的內容已有了大概；另外，對稱的標題不但能增加排版的美感，也能凸顯中國文字的美。

此外，他還特別鼓勵我要不斷地錘煉自己的文字，還把有“香港聯癡”美譽的好朋友楊瑞生的《憑聯寄意》一書轉送給我；書情情重，這套上下兩冊的小書一直陪伴我到今天。每當我翻開此書時，潘總的音容笑貌就浮

現在眼前——就如同一位好朋友與你親切閑談，春風拂面而來。

此刻，悉尼正準備迎接夏日的來臨，在寂靜的深夜我眺望那燦爛的星空在尋找——那一顆星才是告別了紅塵、在天際中漫遊的潘總呢？

僅以一挽聯悼念天堂上的潘總：

振興華媒，肩挑總編數十載；良公公義，新聞求真一輩子。

吳景亮



2008年2月14日，十國會文友在悉尼唐人街富豪酒家一次聚會合照，後排站立左起第七位白襯衣、紅領帶者為潘振良先生，第一位為本文作者吳景亮先生。

悉尼華語作家協會
SYDNEY SINOPHONE WRITERS SOCIETY

用文字連接世界 · 讓華語溫暖遠方
Writing Connects the World · Chinese Voices Warm Distant Shores

在南半球的海風中，
我們用文字記錄生活，
也書寫時代。

悉尼、華語、文學、我們的故事

2027 會員文集 征稿啟事

悉尼華語作家協會擬編輯出版《2027會員文集》，現面向全體會員公開征稿。

我們期待用文字的方式，留下屬於這一代澳洲華人的聲音。

寫悉尼
寫澳洲
寫故鄉
寫遠方
寫我們的生活
也寫時代的變遷

一座城市
一群寫作者
一段共同的記憶

文字，
是我們共同的家。

投稿對象

悉尼華語作家協會全體會員。
歡迎會員和積極投稿，整理近年來的創作成果。
入選者可免費獲得文集一部。

投稿內容

題材不限，鼓勵具有文學性、思想性和真實生活質感的原創作品。尤其歡迎反映澳大利亞社會生活、華人移民經歷、中澳文化交流以及個人生命體驗的作品。

征集体裁

小說、散文、紀實文學、隨筆、詩歌、散文詩、文學評論、回憶錄及其他適合收入文集的文學作品。

作品要求

- 投稿作品須為原創，作者本人對作品擁有完整著作權。
- 內容健康，尊重事實，遵守澳大利亞和香港法律法規；涉及真人真事及個人隱私的作品，請作者自行妥善處理。
- 已發表過的作品可投稿，但須確認不存在影響本次文集出版的版權問題。
- 請使用 Word 文檔投稿，標題下注明作者姓名，文末附 100—200 字作者簡介。
- 如作品配有圖片或插圖，請盡量提供清晰圖片，並注明圖片來源及簡明說明。

篇幅要求

- 短篇小說、紀實文學：不超過 10,000 字（每人限 1 篇）
- 散文、隨筆：不超過 4,000 字（每人可提交 2 篇）
- 詩歌：每位作者可提交若干首，可不受上述篇幅限制，由編輯委員會另行決定。

截稿日期
2027年3月1日

請各位會員儘早在截稿日期前完成投稿，以便編輯、校對及出版工作。

投稿方式
投稿郵箱：
tangpeiliang@hotmail.com

郵件主題請註明：
“2027會員文集投稿+作者姓名+作品名稱”

以文字記錄歲月，以文學保存記憶。
With Words We Remain, With Literature We Belong.

悉尼華語作家協會
SYDNEY SINOPHONE WRITERS SOCIETY
2026年12月